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玄白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玄 白

吴 玄

玄 白

吴 玄^{*}

—

刘白的围棋是他妻子教的。

刘白端着两盒围棋回家的时候，还根本不会下棋，只觉着那天的生活有点戏剧性。他喜欢生活中常来点小小的莫名其妙的戏剧性。其实谁都喜欢生活有点戏剧性。围棋盒子是藤编的，瓮状，透着藤的雅致，那时他喜欢盒子远甚于里面装的棋子，没想到就是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。多年后刘白想到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那天早晨他原是出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，这样的会他经常开，所以没有感觉。在一间被作家和准作家们弄得乌烟瘴气的会议室

* 吴 玄 浙江乐清人。1966 年出生，现在乐清电视台工作。近年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江南》等刊物发表过小说作品，出版过小说集《男女》。

里嗑瓜子，长时间听一个省里来据说很有名的作家张着阔嘴阔论什么文学，若干小时后，名作家谈乏了不谈了并且要求大家也谈谈，大家生怕班门弄斧露丑虽有满腹高论却不敢开口，会议就进入冷场，主持人不断鼓励大家说呀说呀但是大家就是不说，只得指名刘白先说几句。他早已讨厌名作家居高临下钦差式的口吻，白了名作家一眼，说我也没什么可说，念首儿歌吧，儿歌是这样写的：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扑通扑通跳下水。大家始则莫名，继而哄笑，弄得主持人很费了些口舌圆场，会议才又庄严又隆重地继续下去。到热闹处，刘白就溜了，结果端着两盒围棋回家，心里怀着一一点难以言说的兴奋。

刘白夫人雁南正在屋里坐月子。坐月子的任务就是吃喝拉睡，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打毛线。雁南闲得发慌，见刘白乐呵呵端了两盒围棋回来，就说我们来一盘。

刘白说，不会。

真扫兴，忘了你不会，雁南揉揉棋子，又说，是云子，手感很好，送我的吧？

不，人家送我的。

那就是送我，反正你不会。

可人家说我是棋王呢。

雁南大笑说，有意思，谁说你是棋王？

就是广场上天天摆石子玩儿的那个棋疯子。

是他？雁南吃了一惊，问，他怎么送棋给你？

他说我是棋王，就送我了。

你棋王个屁。

怎么是屁，你先成为棋后，我不就是棋王了？

雁南兴致大增说这还差不多，随即动员刘白也学围棋，说毕竟棋疯子有眼光，你确实是块下棋料子，我怎么不早发现，免得老找不到对手。

刘白懒懒地说，教吧。雁南受宠若惊便有板有眼地教，先讲序言，说围棋是国技，很高雅很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，相传是尧所创。弈者，易也。黑白象征阴阳，可能与《易经》同出一源，或者就是《易经》的演示，是一门玄之又玄无法穷究的艺术。那时文化界正流行《易经》热，刘白像大多数文化人，虽然并不了解《易经》，却很推崇，听说围棋与《易经》有关联，顿时脸上庄严肃穆十分，呆子似的坐着。雁南摊开棋盘，比比划划，不一会儿，刘白觉着懂了，说原来这么简单。雁南说大繁若简，妙就妙在规则简单。刘白说对。忘了雁南坐月子不能用脑，急着想试一盘，高手般拿双指夹起一粒黑子“啪”地一着打到星位上说，来！婴儿即被惊醒，呀呀乱哭，吓得雁南直伸舌头，忙着去哄，一边嘘嘘嘘地把尿，婴儿很快便又睡了，雁南说，你把星位都摆上黑子。

刘白说，我不要让。

那怎么下？

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下。

就让你试试吧。雁南随手拿子就碰，几招下来黑子被吃得一粒不剩，刘白扔了棋子，非常沮丧。

气什么？你已经学会就不错了，我的棋是家传的，几代人心血呢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不让怎么行？

气倒不气。我懊丧的是怎么不早学围棋，这棋真不是雕

虫小技，什么气、势、劫，还挺哲学的。

当然。

一会儿刘白说，怪。

怪什么？

说围棋是国技？

当然是国技，这还不知道？

可这围棋，棋子一颗一颗全都一样，没有大小、尊卑、贵贱，棋盘也是一格一格的，全都一样，没有固定位置，不像象棋，象有象路，车有车路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；也与《易经》明显不符，《易经》是有尊卑贵贱的，围棋体现的却是完全平等的精神，大同世界。中国文化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，恐怕不怎么中国特色吧？

雁南听了睁大眼睛，觉着有理，又似乎牵强，这是她不曾想过的，竟不知怎么回答。刘白见老婆被难住，也就不再发挥，转而说，我还真喜欢上围棋了，你怎么不早教我？

怎么我不教，你自己不学么！

唉唉，刘白叹道，怎么就不早学……我真的是下棋料子？
嗯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雁南想了想说，你不是老谈静虚，围棋就是静虚，静而虚，虚而神，神游局内，意在子先，是围棋的境界。你平时写东西，一个字往往要思考半天，围棋最需要长考，你把长考用到围棋上，准行。

我的妈呀，你静虚了？

雁南笑道，这些话是我父亲说的，我这个人缺乏耐性，心

猿意马，哪能呢。你要是早学，可能比我强多了。

二

当地弈风颇盛，且源远流长，像雁南这样的围棋世家算不了什么。40年前，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手。国手少年东渡扶桑，拜吴清源门下，受日本现代棋风熏陶，得吴先生新布局之趣。时国内棋运不振，与日本差距甚远，棋手多为搏杀型，靠蛮力取胜，跟日本棋手下棋，就像扛长矛的碰上拿机关枪的，少有不败。国手学成归来，行棋大方明快，一招一式尽合棋理，如鹤立鸡群，深得棋瘾十足的陈毅元帅器重。国手自然士为知己者死，竭力振兴国技，扶持后学，期望不远的将来赶上日本。国手常说，差距虽远，并不足畏，日本棋士力量不足，最惧白刃战，我们取彼之长，攻彼之短，很快就能比肩。不幸若干年后“文革”作俑，国人忙于革命，百业俱废，陈毅元帅挨斗，国手也在劫难逃。

国手祖传一副比国手更知名的棋具，有天下第一棋子之誉，当时棋界几乎无人不知。去年日本《围棋》杂志还专门著文追寻那副棋具，顺便也怀念起国手其人，引经据典说棋盘是明朝的楸木，白子是白玉磨的，黑子是琥珀磨的。传说当时光磨一颗棋子手工费便要纹银4两，但是活着的人们谁也没有见过，终不识其真面目。国手的不幸即来源于此。“文革”一起，造反派就觊觎国宝，先是批斗游街，而后抄家，说棋具是四旧，应当销毁。造反派如何从国手手中夺走棋具，如今已经无据可查，但结局是清楚的，那就是国手疯了。

国手回到故乡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举动是日日在广场上摆石子玩儿。广场的西南角有一株老柳树，不知何年何月被雷劈成两截，腰粗的树干兀立着，顶上疏疏落落长些枯条，似柳非柳。国手就盘腿坐在树下，构成小城最具沧桑感的一处风景。国手面朝广场，脸上似笑非笑，一动不动好像一段枯木，每长考个把小时，才往面前的空地上轻轻放下一粒石子。起初，小城的人们都有点扼腕，久而久之，也就熟视无睹，走过老柳树甚至感觉不到棋癡子的存在。10年后，浩劫过去，中国开始复苏，棋界记起国手，派人专程从北京赶到小城，来人见国手这等模样，感慨万千，嘴里表示些尊敬，便怅然而归。

地方体育官员也想起用国手，重振棋乡之风，但不知棋癡子是否还会下棋，要考核一下，又有所不便，特意购了一副云子，叫了几位本地高手，去老柳树下请棋癡子手谈。国手看见棋子，倏地脸色大变，静物般的身子凌空跃起，上前一把夺过棋子，一步一步后退，退到一丈开外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，无处可退了，双手抱紧棋子，怒目而视，嘴里嗫嚅着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官员连忙脸堆笑容道，这是我们送您的，请您手谈一局呢。面对官员的笑容，国手惊慌失措，脸部扭曲得不成样子，无疑是10年前疯狂的表情，看了令人心酸不已。

官员不甘就此作罢，总觉得国手没有全疯。有人强调看过棋癡子摆的石子，尽管看不真切，但确乎是棋谱。隔日，官员又费尽心机相邀了几位棋手，到柳树下对局，期望能唤起国手的关注。棋癡子盘坐弈者身旁，脸上似笑非笑，慢条斯

理每隔个把小时投入一粒石子，一连三日，依然如故。官员终于泄气，叹息道，国手确实疯了。

国手看中刘白，很难说是因为疯癫，还是独具慧眼，按传记的惯例，从结果推导原因，那自然是独具慧眼。这之间总有一种缘分吧。刘白对棋癡子的兴趣是从那次文学座谈会上萌发的，当时他们正儿八经地讨论世上哪类人最具文学性。有人说女人，有人说当然是作家，刘白信口说是疯子，刘白的高论淹没在一片聒噪之中，并未引起别人的重视，倒是他自己心血来潮马上产生写写疯子的冲动。他在脑子里搜罗疯子的形象，倏忽间棋癡子的形象极鲜明地从脑海深处闪现出来，盘坐在记忆的中央，使他兴奋不已，不得不溜出来，三步两步赶到广场，面棋癡子而坐，朝圣似的观察起棋癡子的举动来。

刘白以前也耳闻过棋癡子的事略，但他不会下棋，也就没有多加关心。现在，棋癡子是作为一个疯子才引起刘白兴趣的。棋癡子盘坐眼前，刘白不知怎样才能接近他，棋癡子的形象无形中有一股排斥力在拒绝他前去聊聊。这是3月。老柳树在阳光下爆着鹅黄，似乎还知道春天的到来，棋癡子静坐树下，闭目沉思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如一尊深不可测的佛。渐渐地刘白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触，觉着棋癡子并非疯子。天下哪有这般斯文恬静又深不可测的疯子？刘白想到疑处，就恶作剧起来，随手抓起一颗石子儿，朝棋癡子投去，不偏不倚正中鼻尖。不料棋癡子却浑无知觉，石子掉落面前的石阵里，棋癡子拿双指夹起轻轻放回另一只手心，好像石子是从手心里掉落下去的。刘白觉得这个细节妙不可言，同时被某种神

秘的东西所笼罩，心里生出歉疚，便相当虔诚地上前道歉说，请大师原谅，刚才我故意拿五子打您，真对不起。被刘白称作大师的棋疯子良久才有所反应，抬眼注视刘白，忽地笑容满面，不胜欣喜道，就是你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等一下。说着起身离去。刘白莫名其妙地目视棋疯子步履迟缓地穿过广场，发现棋疯子个子不高，身体微胖，有点老态，似乎并无奇异之处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颜色斑驳的人群之中了。刘白不知棋疯子去干什么，一时茫然失措，思忖着该不该等他回来。路人来来往往，发觉刘白取代棋疯子的位置，都诧异地拿眼觑他，让他很不好意思，干脆埋下头去关注棋疯子摆的石子儿。刘白不懂这是棋谱，只觉得石子排列有致，绵绵延延，似断若连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。那石谱隐隐透着一种气息，使他沉静下来，不再在乎路人的目光，心平气和等棋疯子回来。

棋疯子故意考验他似的，偏偏迟迟不归，刘白想毕竟是疯子，大概不会回来了，想走又不甘心，万一他回来岂不可惜。正想着，棋疯子却从背后钻了出来，手里端着棋盒，分明很高兴，刘白以为找他下棋，正要说不会，棋疯子却先开口了，庄重道，送你的。刘白赶紧推辞，说自己不会下棋，不敢当。不想棋疯子听了很开心，说笑话笑话，哪有棋王不会下棋的？刘白疑惑道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真不会下棋。棋疯子正色道，你就别推辞了！不瞒你说，这是重托，人人知道这棋是祖传的，当今天下，除了你有资格执这棋子，还有谁？就受了吧。刘白知道国手祖传的棋具早已被抢，棋疯子手里不可能是传家之物，这才明白是疯言，但看棋疯子执意要送，

拗不过只好受了。再三道谢之后，逃也似的离开棋癫子，心里咕噜着真是个疯子，他大概把我当成吴清源了。

那天刘白上班远远见棋癫子凝坐树下，想他郑重赠棋与他觉着有趣，就兴致勃勃上前招呼，棋癫子却是不理，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彻底忘了曾经赠棋与他那回事。刘白想着好端端的一个国手就这么发疯，心下落下点悲怆，下班干脆绕道而行。回家见棋子散乱桌上，小心装进棋盒问，这是云子吗？

雁南说是。

刘白沉默一会儿说，在棋癫子心里，这不是云子，这是他祖传的天下第一棋子。因为是疯子，更要尊重，以后我们好好替他保藏。

刘白就这样与围棋结缘，有点不合逻辑，是吧？

三

刘白的棋龄跟他的孩子同龄，学棋那年已年届 30，这在棋界是少有的。一般棋士早在五六岁就开始学棋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像日本的某某某某九段学棋的年龄就与刘白差不多。三十而立，这是个忙碌的年头，又要当丈夫，又要当父亲，又要干一些为了“而立”的事业，照理是无暇他顾的。刘白是个不怎么出名的作家——倒也不见得他缺乏应有的才气，大家都知道山上的小树和山下的大树的道理，如果他不是迷恋围棋而舍弃写作，日后时来运转名重文坛也未可知。不管怎么说，能在这种年头放弃刚刚起步的一切而专事通常属于消闲的围棋，实在是叫人惊异的，足见其人秉性与众不同，对

这种人很难下结论，也无必要。

刘白确实是个围棋坯子，棋艺的长进令雁南瞠目，棋瘾也日重一日，下棋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写作，逮空就逼着雁南陪他下棋。有时下着下着，孩子闹了，雁南去哄孩子，自己也不觉就睡了，刘白久等不见出来，进去强行将她从床上拉起，说下棋呢。雁南咕哝着困死了不下。不行！刘白不由分说将雁南抱到棋枰前，坐好，说轮到你下。雁南睡眼朦胧哈欠连连抓着棋子就投，刘白斥道，认真点！接着恭恭敬敬递上茶水，要雁南喝下清清脑子。雁南苦着脸说真困死了，明天再下吧。刘白说下起来就不困，明天你睡懒觉，孩子我带。雁南犟不过，只好认真思索起来，刘白看雁南认真对付了，心里畅快，点上一支烟，旋即开门出去小便，回来胸有成竹地应上一着，倾着身子等候雁南落子。这样几个回合，刘白又点烟出去小便，雁南说你怎么搞的，再走来走去，我不下啦！刘白急道，别别别，你知道我一思考，就要小便，不小便，没有灵感。

小便频繁，原是刘白写作时的习惯，只要拿出稿纸，就得先去小便，回来刷刷刷写几行，又去，而且一定要到户外，即使房间里厕所现成也不例外。好像他思考的器官不是脑袋，而是肾脏。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来来回回的小便之中完成，这种时候，他走路不带声响，仿佛足不着地，飘来飘去。这习惯，甚至就是写作过程本身。如今下棋却完完全全重复了写作所独有的习惯，这使刘白自己很惊讶，并伴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。据说吴清源也有这种习惯。其实这不难理解，一个人过分专注或者紧张的时候，通常就会尿频或者尿急，我们

都有考试尿急的体验。这种习惯于写作无伤大雅，但下围棋是两人对垒，频繁的走动，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快，往往要事先声明。

刘白战败雁南的日子是一年后的6月2日，这天正好是他生日，算起来离他学棋的时间也一年多了。这盘棋是雁南精心创作送给刘白的生日礼物，虽算不得珍品，但棋谱刘白一直珍藏着。这也是刘白棋艺猛进的一个标志。雁南为人极看重人家的生日，他们恋爱也是从祝贺生日开始的。一个月前，雁南就唠叨着刘白的生日该怎么过，刘白说好好下盘棋吧，雁南说好，也蛮别致。6月2日这天，是梅雨季节的一天，梅雨绵绵是难免的。早上雁南醒来，刘白还在睡觉，侧弓着身子，表情甜甜，雁南想起30年前刘白在母亲腹中也是这个姿势，就觉得很有趣。悄悄退出卧室，盥洗完毕，抱了孩子撑了雨伞兴冲冲上街。因为是雨天，人们大多还在做一年将尽的春梦。街上很少行人。雁南将孩子送到保姆家，保姆刚在准备早餐，见雁南这么早送孩子来，有点迷惑，雁南说，今天我有急事，就早送来了，孩子还未吃饭，麻烦你喂他些。

雁南又赶到菜场，买了酒菜，回家刘白还在睡觉，他是很会睡懒觉的，雁南并不去叫醒他，去客厅泡了茶，摆了棋盘静候。雁南想，去年自己无聊教他下棋，他还真行，现在差不多可以匹敌了，围棋是智者的玩物，他进步那么快，当然再次证明他是智者。雁南想到得意处，竟独自笑了，此刻她不会想到日后却会为他下棋而烦恼。不多时，刘白披了衣服出来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嘀咕着可惜可惜。雁南说又梦见输棋了？刘白说没有，一眼看见雁南早摆了棋盘等他，喜道，嗨

嗨，这盘棋我提前下了，刚点目，发现优势明显，一高兴就醒了。说着脸也不洗，就坐到棋盘前，梦里你执黑，下吧。

雁南说，梦里我第一手下哪里？

刘白做回忆状想了一会儿说，全忘了，我一想反而全忘了。

好，要不你脑子里有两盘棋准输。

这盘棋从上午到下午，两人都不吃中饭，一气呵成。雁南棋风细腻含蓄，又暗藏杀机，女性和棋士的形象跃然盘上，下到得意处，手里搓着棋子，摇头晃脑说，不行了吧？我倒希望你赢。刘白眼看技穷，却不服输，说高兴得太早了吧。果然一轻松灵感就来，连发令人叫绝的妙着，雁南便又击节赞叹名师出高徒，了不起，但要扳倒师傅，还不到火候。因为认真，不时有所创造，雁南一直自我感觉良好，盘面上白方死子明显比黑方多，粗看确乎黑优，但不知不觉黑棋竟贴不出目，下到 242 手，刘白见胜势已不可动摇，站起来就跑，冒雨跑到街上，一时想不出新奇的方式庆贺，不管自己会不会喝酒，也按传统的方式拎一瓶酒气喘吁吁跑回来，手舞足蹈大叫我赢了，赢了。雁南见他得意忘形，笑道，傻瓜，酒我早准备好啦。雁南由于感觉好，充分证明着刘白取胜的必然，比自家赢了棋还要快活，边吃边喝边夸刘白棋感好，不争寸土，有大将之风。

刘白说，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尔尔。

那是你聪明，笨蛋，你赢了我，在城内大概就无人匹敌了。

无人匹敌？

不信，你自己去试试看。

那我真像棋疯子说的是棋王了。

在这种地方称王算什么。

那也是王，大小而已。

雁南出身围棋世家，当年她父亲也算一代名手，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。雁南少年时进过国家女子围棋队，还在全国性大赛中获过名次，后来过早陷入情网中途而废，才很伤心地回到故里。所以说话口气大，压根儿不把这种地方放在眼里，说有机会让你见识见识专业棋手的风采。

恐怕还不是他们的对手。

那当然，等你进步了，可以去找表兄下几盘指导棋。

雁南的表兄就是目前活跃棋坛的马九段，棋艺与棋圣聂卫平不差上下，行棋轻灵飘逸，如行云流水，算路又非常精确，很善于把握瞬间的机会，正如日中天耀人眼目。刘白听说找表兄下，摇头说，虽然是亲戚，我还是不敢找他下。

没关系的，我们是师兄妹，小时候天天一起下棋，他的棋越下越空灵，可小时候他棋风很健，是个杀手，而我绵里藏针，我们有输有赢。因为他比我大一岁，很不服气。我父亲挺宠他的，说他将来是个好棋手。他确实很会想，下棋的时候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从不看棋盘，一想就是个把小时，现在也还这样，弄得我很烦。父亲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就夸他有棋士风度。父亲真是棋迷，棋瘾发作，又找不到对手，就拉我和表兄下让子棋，下完复盘，指指点点不厌其烦，我们就是这样学起来的，我好像跟你讲过了。

嗯，要是父亲还在就好了，我们天天下棋。

那他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

四

小城时常要举办围棋赛，刘白也去参加，不无紧张地坐在赛场里，全神贯注下每一着棋，令人遗憾的是对手很不经打，到中盘就不行了，但对手并不知道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，依然顽强地下一些无理棋以争胜负，因此后半盘刘白毫无例外都是陪下，有点大炮打蚊子的味道。果然如雁南所言他在小城已无人匹敌。这使他很没趣，参赛不过是聊以解瘾而已。对他来说，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比赛，而是赛场。小城的棋赛不像国际性大赛那样严肃，是允许闲人观战的，十几张棋桌一溜儿排开，观战者往往把棋手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，致使棋手不知道左右还有棋赛。刘白是需要走动的棋手，这给他带来一些麻烦，得从人缝间钻来钻去。观战者虽众，但赛场却是静默的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，发现疑问手或者妙手，也只是努努嘴互相示意。观棋不语，小城的棋迷是很有君子之风的。棋手能听见的只是计时钟催命似的嘀嗒声。

赛事完后是很热闹的，棋手们复盘商讨得失，这时观战者也七嘴八舌加入进来。因为刘白是常胜将军，他的发言有权威性，遇到争执不下每每请教于他，他也一点儿都不谦虚，加上声音洪亮，个子矮小，外围的人就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刘白讲着讲着就脱离棋盘，漫无边际地阔论起棋道来，斥责比赛其实有悖于棋道，计时钟更是不合理的存在，有了计时钟，我们就无从体会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真味了。围棋

类似于宗教，有一种出世感，是一门纯粹的艺术，是一种时空的存在。一盘棋从起始到终盘，全都是气，气分阴阳，彼此互相消长，始则微弱，继而繁复，轻重缓急，错错落落，气象万千，最后气都化为实地，一盘棋戛然而止，分出胜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。我们不应该只看结果，结果不就是胜负？有什么意思。一盘棋应该是一首和谐的即兴的二重奏，有音乐的节奏美和建筑的结构美，我们应该体味的就是其中的节奏和结构，一着棋如果表现出某种美，就必有力量，美就是力量，就是个性。现在棋坛只看胜负，不重艺术，只有棋艺，没有棋道，还和名利挂钩，不断鼓励棋手争胜负，把围棋作为一项竞技项目，棋坛是热闹了，棋道却失落了，这是围棋艺术的悲哀。我们业余棋手棋艺虽不如专业棋士，但我们不靠此吃饭，我们下棋是为下棋而下棋，专业棋士却不得不作为生存的手段，这是我们的幸运。刘白语气是亢奋激越的，也是坦诚有感而发的，虽然狂妄，却句句说到棋迷心里去，没有哗众取宠之嫌，使他更加受人尊敬，觉着此人不只棋下得好，说得也头头是道，大有来源。有人问他棋是跟谁学的，刘白不加掩饰道，跟老婆学的。众人于是取笑说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阴阳合璧。

刘白本是作家，论棋侧重艺术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他明知计时钟是竞技用的，跟艺术无关，还要抨击，显示了他的苛求。相比之下，他的棋道比棋艺确实要成熟早些，早在跟雁南下让子棋时，就能捕捉到专业棋手也很难捕捉的棋道的一些影子，这是天赋。后来他棋艺臻至成熟，才发现棋道和棋艺不可分，难得有业余棋手对棋道的领悟高于专业棋士的。规

则是外在的，只要你心里没有胜负，即便比赛，也就没有胜负，想起自己曾经于稠人广众之中，高谈阔论华而不实的棋道，很是羞愧。智者无言，当时刘白对棋道的理解还一知半解。这是后话。

那时候刘白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孤独，但高处也有高处的好处，外面来了强手，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他。某日，一群棋迷兴致勃勃窜进家来，匆匆忙忙拉他起床说，快走。刘白还在梦里，昏头昏脑也就跟着走。雁南说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棋迷们这才注意到刘白还有个老婆，回头看她，发觉雁南长得漂亮，也就不急了，停下说，下棋呢，有个专业五段等他下棋。刘白听说是专业五段，来了劲说，好。

好。有这种劲头，准赢。

刘白说，走，下了再说。

雁南像教练临战前指导说。对专业棋手要智取。

刘白说，你也一起去。

雁南说，我还要带孩子。你去吧。

刘白和五段对局是棋迷们自发筹办的，安排在一间僻静的茶馆里。刘白走过茶馆的时候，五段已经被另一群棋迷请到了，坐在一个角落里戴了耳机听音乐。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人进来，叫叫嚷嚷说，这就是刘白，这就是刘白，五段就卸了耳机过来握手，说你好，我来这里串亲戚，很想见识当地的棋艺，听说你很好，请多关照。刘白看那五段，原来是个少年，身体尚未发育完全，脸上满是稚气，讲话却彬彬有礼像个成人，觉着有点滑稽，说原来你这么年轻，真没想到。

五段说，我是国家少年队的。

刘白说，好，好。

棋迷搬上棋具，选了靠窗的一处，请他们开始。五段说，你先吧。

刘白说，还是猜先吧。

五段看一个无名的业余棋手要与专业棋士猜先，稚气的脸上有些不悦，胡乱抓了一把棋子伸到刘白的眼前，刘白说单，结果五段执黑先行，五段捏了一粒黑子，想也不想放了一个星位。

这是地方队对国家队的一次比赛，棋迷们要好好研究研究，又纷纷搬出棋具，跟着五段在星位上放了一颗黑子，然后等候刘白落子。

刘白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对五段一无所知，第一手落子就艰难，眼睛注视着棋盘，只有一颗黑子气势昂扬地占着星位，5分钟过去了，刘白还是不肯落子。第一手就长考把对局的气氛搞得很沉闷，棋迷们窃窃道，第一手有什么好想的。五段也有点烦躁，戴了耳机听音乐。又5分钟过去，刘白也占了一个星位。

接下去落子轻快，战斗先从左上角开始，白¹⁴挂黑¹⁵托之后，刘白明知征子不利，却明知故犯扳了一手，五段马上说，征子不利。五段的意思是让刘白重下，刘白却固执地说知道，五段见刘白这么不识好歹，孩子气就爆发了，故意落子很重地扭断白棋，又戴了耳机嘞嘞嘞嘞地听音乐。刘白也不在乎五段的不逊，只是笑笑，抓起白子毫不思索便长，黑¹⁹抢打，白²⁰立下，黑²¹跟着立下，白²²拐，黑²³长，这

样白三子成为黑棋的瓮中之鳖，这是大家知道的，会下棋的都不会这样下。

棋迷们摆到这里，纷然道崩溃了白输了结束了，一副失望甚至伤心状，他们确实指望刘白能赢，好长当地志气，谁想到刘白这么不争气，简直不懂常识，输得这么混账刘白不羞他们还脸红呢。这时刘白起身思考，有几个紧跟了出来，指责道，怎么能这样下！刘白诡秘地笑笑，没有回答。回来放置左上角不走，去右上角扳了一手，进行至白 38，刘白埋头长考，来回苦思了好几次，棋迷们听见茶馆外面索索作响，哄道，这手有什么好想的，立下吃角成空。他们通常是观棋不语的，这回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看刘白走来走去真想把他的东西割掉。五段忽然关了耳机问，他是你们当地最好的棋手？大家被五段这样提问，都感到受了侮辱，但又毫无办法，只好互相解嘲。等刘白回来，就把窝囊气发在他身上，不客气地催促道，立下，有什么好想的！刘白好像有意要激怒棋迷，又思考许久，脱离定式出乎意料地跳了一手。

见了活鬼，长考那么长时间走这么一步臭棋！有人愤愤大叫，有人觉得惨不忍睹干脆默默离开，有人索性抹了研究用的棋谱，以示罢看。五段见刘白那么专心致志走一着臭棋，也觉着很逗，笑道，这种创新精神还是值得鼓励的。说着理所当然托靠取角，你不要我要。白棋扳出先手拔去一子，然后回到左上角爬出三子，这下境界全出了。棋迷们见白棋左右联络，起先征子有利的几个黑子反而成为白棋的囊中之物，大悟道，原来如此。大家便愧疚地看看刘白，讨他原谅，又幸灾乐祸地看着五段出洋相。原来有这等佳构，五段也大吃

了一惊，现在判断形势，白子熠熠生辉，黑棋明显落入圈套。五段大概是后悔自己的轻狂，堂堂五段这样败给业余棋手面子怎么搁下？五段脖子变粗了，脸涨红了，到底是少年，慌乱中不够冷静地下了一着莫名其妙的棋。

刘白毕竟是业余棋手，算路没有专业棋士那么精确、熟练，看见五段下了着新手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又要长考。棋迷们都屏声静气耐心等候刘白的下一手。五段对自己这手棋心里大概很忐忑，刘白长考对他无疑是种折磨。面对刘白的空位，五段手里惶惶地搓着棋子，看刘白怡然出去又怡然回来，终于怒不可遏，猛地一把掀翻棋盘，吼道，你下棋还是散步！刘白惊愕间，正要解释，五段却排开众人，独自走了。

这盘棋就这样不欢而散，棋迷们除了说说五段小孩子脾气外，也没有办法。

刘白回家哭笑不得道，真扫兴。

雁南说，输了吧？

不是，大概是我走来走去，他以为故意怠慢，说你下棋还是散步，就掀了棋盘走了。

你没有先跟他讲一下你的怪癖？

今天我只想着下棋，忘了说。

这也难怪人家呢。

是啊，是啊，只是我棋兴未尽，这盘棋蛮精彩呢，五段真不够意思，我们一起下完它吧。

不行，我正等你回家看孩子，我得出去买几件衣服。

下完棋再买么。

不行，衣服都尿湿了，现在就没得穿，我走了，孩子醒

来泡奶粉给他吃。

刘白蹑手蹑脚观察一下孩子，见孩子睡着，做一个鬼脸，就兴致盎然去复盘，实在意犹未尽，五段真他妈让人恼火，他几乎想出去拉五段非下完这盘不可。摆到五段掀盘前的一着，刘白又继续长考起来，仿佛五段就坐他对面等他落子，想了半天，点点头又摇摇头自言自语说，这着好像无理，但也未必，专业棋士一般不会下无理棋，貌似无理，说不定是妙着。这时孩子哭了，声音尖尖的很刺耳，可是刘白没有听见，过了一會兒，孩子还在哭着，并且提高音量，嘶哑了嗓子，刘白还是没有听见。身子俯棋盘前，恍恍惚惚如临三界，自言自语说，这着真玄，有机会碰见五段，一定请教一下。

雁南回来远远地听见孩子哭闹，跑了进去，即刻大叫，刘白，你怎么搞的！刘白仿佛听见雁南叫他，低低“哦”了一声，雁南又恼怒大叫，该死的，你怎么照顾孩子？你进来看看。刘白惊道，孩子醒了？跑进去一看，傻了眼，孩子斜卧床上浑身上下粘满了黏糊糊的粪便。雁南喊道，还不快打水！忙乱一阵，孩子擦了身子，趴雁南怀里就安静了，雁南心疼不已地“宝宝宝宝”了一会儿，抬头训刘白道，孩子哭了那么久，你怎么不管？

刘白道，没听见。

你是聋子？

那倒不是，真的没听见。

你就在外间，怎么会听不见？

我也不知道，确实没听见。

你一下棋，就像死人。

嗯，嗯。刘白惶惶应着。

你这样看孩子，我必须惩罚你。雁南想了想说，以后再也不跟你下棋了。

五

刘白说，你真不跟我下棋了？

当然。雁南突然觉得不该再怂恿刘白下棋了，也许自己本来就不该教他下棋，现在他除了下棋，还是下棋，都已经一年多没有动笔了，简直玩物丧志。你也该写写东西了。

有棋下，还写什么东西？

你不是专业棋手，怎么能天天下棋？

那才是真正的下棋，下吧。说着刘白搬了棋具，把棋子塞进雁南手里，恳求道，下吧，下吧。

不下，你真的应该写写东西了。

下吧。写作有什么好，远远不如下棋。

刘白看雁南还是不下，又雄辩说，你不知道下棋确实比写作好，你想棋子本身没有生命，每一手棋灌注的都是棋手的生命，而文学不一样，文字本身就是活的，每个字都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你动用它的时候，它也在动用你，实际上谁也无法真正驾驭文字，所谓语言大师，也常常似是而非，反而被文字操纵。再说写作是很孤独的事情，人往往被文字弄得怪诞，你看哪个作家是正常的？而下棋是二重奏，是两个人心灵的沟通，使人变得平易、沉静。下吧。

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是不下。下棋必须棋逢对手，我不

跟你下，你就没有对手了，看你怎么沟通。以后你不写作，就帮我干家务带孩子吧。

唉，你这个人真牛。

我就是这样，还是老老实实给我写作吧。

不。我不下棋心里就没着落，没心思写作，你真不跟我下，我去找表兄下，他比你厉害多啦。

那当然，可惜你又下不过他。

数日后刘白真要去找表兄下棋，雁南阻挡不住，顺水推舟说，真要去，就去吧，顺便可以看看老同学，你要是赢了表兄，以后就专门下棋吧。刘白说好。其实刘白尚不敢想要赢表兄，不过想见识见识大名人的神韵而已，要不是他跟雁南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他是绝对不敢找马九段下棋的。

刘白到了北京后，却突然害怕见到表兄了。虽然是亲戚，他们却素未谋面，只是互相知道而已，表兄他在电视上见过，是个瘦瘦的小伙子，留一头长发，样子倒没什么威严，但就这样突如其来窜进去找他下棋，是不是太唐突？棋艺是不分亲疏的。

好在马九段生肝炎住院了，这棋也就不可能下了。刘白反而感到一阵轻松，上街买了一些慰问品，去医院探望表兄，只见他无聊地躺在床上挂盐水，穿了件格子病服，脸色蜡黄，眼珠子也蜡黄，因为浮肿，看上去胖了不少。见人进来，睁了睁眼，发觉不熟，又无精打采闭上。刘白看他这副模样，暗藏的畏惧心理一扫而光，马九段现在不过是个需要同情的病号。

刘白说，马九段，我来看你，我是雁南的先生，应该叫

你表兄。

马九段听来人叫他表兄，从床上坐起，喜道，哦，你就是刘白？可惜我们在这里见面，当心传染。

不能握手，隔一段距离互相寒暄，雁南好吧？谁谁好吧？谁谁谁好吧都好，问完了，马九段说，你来北京出差？

不是，我特意来找你下棋。

马九段只当是玩笑，笑道，你也喜欢下棋？

是的。

真可惜，下次我们一定下一盘，日本很多作家也都下棋，而且棋艺不低。

是的。

雁南还经常下棋吧？

偶尔也下。

当地没有对手吧？她下棋天赋很好，可惜半途而废，小时候她经常赢我。

又说了许多。病人说话欲特别强，马九段也如此。刘白怕他体力不支，贻误静养，尽管意犹未尽，也只得早早告辞，祝他早日康复重返赛场，电视里见。

刘白走在街上，想着要不要去看看老同学，自己原是为下棋而来，并未想过探望他们，现在棋下不成了，去探望，不见得有兴，还是回去吧。

刘白上了至杭州的火车，刚安顿下身子，棋瘾就爬上来了。一节一节车厢去找，看是否有人下围棋，来来回回看见的只是打牌下象棋喝酒睡觉吃零食，就是没人下围棋，很扫兴，回到座位上一靠，就睡了。一觉醒来，太阳好像已从另

一边升起，透过窗子，惺松地瞅着大片大片掠过的原野和静止不动的天空，渐渐地脑子里明晰出一个棋盘，棋子像黄昏的星辰慢慢地露出端倪，大概这就是神游局内了，兀地一种灵感阔大地冉冉地上升，顿觉自己进入一种新的境界。原来这趟北京没有白来，虽然不曾对局，和表兄见见面也熏陶了一遍，自己的棋艺已经焕然一新，差不多和表兄立在同一境界了。待睁眼想明确地留住这一意念，却从眼皮之间消失了，刘白有一种坠落的感觉。

很久没吃东西了，胃有点疼，刘白起身去餐车找吃，走过两节车厢，意外地看见有人下围棋，刘白站在过道里，就不动了。这件轶事，两年后郑虹六段在报上回忆说，当时他们一班人南下参加一个邀请赛，在车上对局的是张文东和陈临新两人，快到南京的时候，不知哪里钻出一个人来，站在过道里很专注地看他们下棋，那人个子短小，脑袋也不特别大，但眼睛炯然有神，显然是个聪明又不引人注目的人物。有人观棋是平常事，他们只把他当做一个棋瘾很重水平不高的棋迷，并未引起注意。那人大概技痒，看他们下完，就夸他们棋艺了得，说我们也来一盘吧，他们两人都想休息一下，又不好意思推却，就建议我跟他练练，我点点头，那人就很兴奋，指着对面座位说，请挤一点儿，他们挪了挪，也只能挤出一小点空，那人就半只屁股坐在座位上，半只屁股放在过道里，不断让行人擦来擦去。当时我们只是暗笑，不敢披露专业棋手的身份，怕吓跑他，真没想到他棋艺居然那么好，思路阔大悠远得让人难以想象，张文东他们都看傻了，很遗憾才下到中盘，车就到杭州了，我们不得不收枰下车，出了月

台，正想探问他的来路，那人却不见了。

刘白懵里懵懂跟他们下车，脑子里想的还是下一手，出了月台，猛记起包裹还搁车上，急急忙忙跑回去拿，早有贪小便宜者替他拿走了。刘白想丢就丢了，反正也不贵重，就是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，有棋下，丢个包裹算什么。三五步奔出月台，四下寻找郑虹他们，哪里还有？刘白叹道，为了一个破包裹，把对手丢了，真不值得。垂头丧气走到街上，需要钱用，摸摸口袋，一点钱也不翼而飞了。这下倒霉了，没有钱怎么回家？刘白猴急着搜遍口袋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更加沮丧，偏偏这时胃也凑热闹似的疼痛起来，逼得刘白用手去按。既已如此，也只好先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刘白回到候车厅，寻个座位坐下，反反复复按摩胃部，额上竟出了些虚汗。又坐了些时，刘白才想起可以求人援助，一下乐了，胃就不疼了。杭州他有不少文友，男男女女总有一打，找谁都可以。那么让谁慷慨解囊当一回义士，他就必须有所选择了，男人没意思，讲起自己的窘况准被嘲笑一顿，当然要找女人，回去也好让雁南吃点醋，可惜会写作的女人都难看，相比之下还是瘦竹的样子有点意思。她在一所大学教书。刘白看咨询台那边有电话，就去查阅电话号码，守台的忽然说，市内打一次五角。刘白心悸一下，查了号码默记心里就走，刘白听见背后守台的骂他小气。五角哪里有，找枚五分的吧。刘白漫不经心地候车厅踱来踱去，终于眼前一亮，一枚五分硬币银亮地躺在那里不动，刘白一步跨上踩牢，手煞有介事伸进口袋，提起半张废纸让它从口袋边沿朝脚下滑去，然后自然而然猫腰拾起，重新塞回口袋，然后悠然自得步出候车厅。

找到公共电话间，刘白独自玩赏了一会儿那枚得之不易的硬币，才慎重地投进去，像下棋投下一粒白子。电话立即通了，瘦竹在那边问，喂，谁呀？我是刘白。刘白呀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车站。快来吧，我在校门口等你。刘白正要说自己非常需要她来车站接，电话却捣乱似的断了。

去瘦竹那里，要换两班车。刘白硬着头皮挤进公共汽车，胸部里面有个东西老是颤颤的，眼珠子从乘客的肩膀间透过去，一直严密地监视着售票员。一路总算有惊无险，车一到站，逃亡似的跳下车门，松一口气，不料忽然有人拍他袖子，喂，你的票！刘白抬头看边上立着两个红袖章，吓得起一身鸡皮疙瘩，见前面有个厕所，急中生智，说我急死了，你等一下，跑进厕所蹲下，约摸过了方便五回的工夫，刘白才从厕所里一闪出来，拼命就跑，惹得路人反而注意起他来，掉头看背后并无红袖章追来，才气咻咻停下喘息。

刘白无论如何也不敢再乘公共汽车了，简直使人神经分裂，还是发扬愚公精神步行过去轻快些。刘白赶到校门口时间已过 7 点，离他跟瘦竹通话的时间约有 4 个小时了。刘白在校门口东寻西看，不见瘦竹等他，很是奇怪，进传达室问她办公地点，说早下班了，现在都 7 点多了。刘白才如梦方醒，有苦难言，晚上完了，现在到哪里去找寄身之所？他平时生活马虎，连自家的门号都不知道，哪里会记人家的住址？杭城朋友虽多，但现在都下班了，竭力在脑海里搜索他们的住址，想了半天，半个也没想起来，反而弄得心力交瘁，气得面对大街破口大骂：钱其他妈混账东西！

这一夜刘白只好露宿街头。

六

刘白说，你猜我那夜怎么过？饥寒交迫，胃疼得难受，只好找了一支粉笔，在校门口画个大棋盘，画谱自搏。围棋真是好东西，能使人废寝忘食，面对绝望，棋手最好的解脱方式就是下棋。画着画着，胃就不疼了，饿感也不存在了。一盘棋画完，瘦竹就上班了，小心翼翼问我是不是就是刘白。

雁南说，她准以为你是个疯子。

是这样。刘白突然一拍大腿，啊，我理解棋癫子了，他不是疯子。

我也觉得不像个疯子。

明天去看看。

刘白一夜无心睡觉，窗帘微微泛白，就匆匆赶往广场，于薄明中见棋癫子遥坐树下，尚未开局。隔一点距离，盘腿面他而坐，摆出要与他对局的架势。棋癫子看也不看刘白，手指间夹一粒石子悬在面前，看来就要落子了，迟迟却不落下。耳旁传来鸟噪，刘白仰头看去，见是一群麻雀在柳叶间跳来跳去。忽然那上面即将逝去的夜空吸引了他，星子一粒一粒淡淡地隐退，刘白想起天做棋盘星做子那半句对子，觉得天确实像个棋盘，棋盘渐渐地透亮，深蓝得一无所有。

太阳从东边屋群的空隙处升起，一抹紫红的光线照射过来，映得棋癫子仿佛一团凝固的紫色。他终于无声息地落下一粒石子。地上并无棋盘，也就是四方的一块空地。棋癫子的棋盘就在心里。刘白凝视空地上的那粒石子，茫然不知石

子落在何处。待空地上落子渐多，摆出某种模样和阵势，刘白才感觉到棋盘从地上隐现出来，石子落在棋盘上，看得分明又无法穷究。刘白如同进入宇宙，陷入浩淼的惊叹之中。

路人发觉老柳树下又多了一个人，重新勾起了兴致，都驻足探问。刘白并不作答，任他们发着各式各样的议论。有几位熟悉的却一个劲儿追着问，刘白，你干什么？

刘白移过身子说，还能干什么？

跟他下棋？

看看。

有什么好看？

妙极了，你也看看。

熟人看看又看看，说看不懂，实在没什么可看，刘白看他们扫兴，也就不再勉强。

中午雁南见刘白没有回来，吃了饭，也来广场看个究竟。这是夏天，广场一片白光，老柳树被晒得蔫枯，行人都躲阳伞下或草帽下急走。刘白依然蹲那里样子像一只烫熟的虾，脸上滚着热汗。雁南说，看出名堂没有？

刘白很激动地点头。

还是回去吧，看你热的。

还行。你看他，一点汗没有，心静体自凉。

雁南细看棋癫子，果然无汗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说真玄。

是玄，他的棋更玄，回去我把谱记下来慢慢研究，这是围棋史上的奇迹。

我们这样说话，会不会影响他的思路？

不会吧。早上不断有人打搅，我说了不少话，不见他有

反应。

太热了，太阳真辣，我都站不住了，我看你还是等秋天再看看吧，这样暴晒要中暑的。

不行，晒死了也要看，其实也不热，就是汗多点。

路上我听见有人议论纷纷，说老柳树风水好，又多了一个疯子。

我也听见了。

我去给你弄点吃的，给他也带一点儿吧。

不要，不能破坏他的习惯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伞给你。

不要，我也锻炼锻炼。

这年夏天，刘白在广场上度过。因为地面太烫，他一直蹲着观棋，没有练就像棋癫子那样席地而坐的功夫，脸晒得黑红，肉瘦了一圈，但是没有中暑。太阳能使草木枯蔫，大地干裂，却晒不倒一个刘白，这也是令人费解的。大概脑子清静，也就水火不入。疯子都生活在季节之外，夏穿棉袄，冬穿单衣，时常可以见到。这其间发生了一件趣事，刘白的母亲从乡下赶到广场，见儿子果然暴晒着看人玩石子，顿时号啕大哭。刘白说，妈，你怎么啦？刘母说，白儿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三伏天在这里晒着？我听大家说你疯了，好端端的你怎么就疯了，我就你一个儿子啊。刘白说，我干事情，我哪里疯了。刘母说，你真的没疯吗，让妈考考你，你还记不记得你 3 岁时在地上抓鸡屎吃……这则笑话，后来随《沧桑谱》在棋界广为流传。

太阳轰轰烈烈烤了刘白 3 个月，没烤倒刘白，只好收起

了炎威。秋风起了，然而意外也发生了，棋癫子不见了。这是9月8日，令棋界伤感的一个日子，《沧桑谱》因此不得不画上句号。

事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棋癫子要在这天消失。那日清晨，刘白一如既往走到广场，见树下空空荡荡，说奇怪，他今天怎么迟了？也不着急，蹲到老位置上静候，他已习惯于蹲着。这是个好日子，风凉而不寒，天空高远得令人神往，刘白默默地赞美着天气。广场上渐有人活动，一些老人疏朗地排列各处练太极拳，轻柔曼舞，飘然欲仙。太阳升到广场上空，四围熙熙攘攘，人声嘈杂。棋癫子还是没有来。刘白这才意识到他今天不会来了，他突然觉得烦躁，心中有种不祥的预兆，要去找他，又发觉自己并不知道他的住处，甚至不知道他来去的方向。那就只好漫无目标满城去找。刘白逢人就问看见棋癫子没有？不是坐老柳树下？不见了。那就不见了。再问他住处。谁也不曾注意他的住处，好像他根本不需要有个住处。刘白找到天黑，只觉着渺茫，心里陡然产生虚幻感，觉得棋癫子并不曾真实地存在过，自己整整一个夏季蹲树下观棋只是一场梦。

刘白疲乏地回家，伤心道，棋癫子不见了。

怎么不见了？

就这样不见了。我找他一天，哪里都跑遍一点踪影也没有。

雁南凝思一会儿说，这之前有没有反常现象？

没有。

你有没有打搅他。

没有。我没有打搅他，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，也不敢。谁也没有打搅过他。

他是不是讨厌你观棋，躲起来了？

不对呀，要是这样，我观棋的第二天就该躲了，干吗过了那么久才躲？我有种不祥的预兆，怕他是死了。

我也这样想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得找到他。

刘白和雁南发动所有的熟人，开始大规模地寻找棋癫子，并在报上、电视上登了广告，说一代国手乃国之瑰宝，突然失踪令人痛惜。这样说说无关痛痒，自然不会引起广泛重视。几天后，刘白和雁南商讨，说得付出代价，便重登广告，特别声明有谁发现，本人愿以彩电一台酬谢。本来人们觉得兴师动众找一个疯子很滑稽，但广告者愿以彩电酬谢，那么棋癫子也就是彩电，兴趣就异乎寻常了。那段时间，小城的人们有意无意都在寻找棋癫子。他应该是很好找的，因为人人都认得，然而最终却像一场骗局，谁也没有找到棋癫子的一根毫毛。刘白愤愤说，真岂有此理，死了也该有具尸体啊。他无法相信棋癫子会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。小城的人们都把这事淡忘了，他尚不甘罢休，不断去老柳树下守候，企望棋癫子会在某一瞬间突然闪现。这种顽强的寻找，不久之后因刘白的入狱而告结束。

棋癫子就这样如一缕轻烟彻底消失了，至今无人知道其下落，但他留下的《沧桑谱》却震撼了棋坛，以后还将久远地震撼下去。《沧桑谱》的名字是刘白取的，就是他从广场上记下的棋谱。棋癫子自搏，一日一局，刘白共记录了 88 局，

令人不解的是 88 局中没有一局是完谱，都到中盘就中断了，100 至 150 手不等，黑子和白子关系微妙，无从判断优劣。刘白在后记中郑重说，这不是他的疏忽，国手每下至中盘就走了，翌日重新开局。至于什么原因，他也不知道，也许是自搏特有的现象吧，终盘必有胜负，然而都是自己下的棋，究竟谁胜谁负呢。也有几谱是自然原因造成的，夏日雷雨多，一下雨地上就积水，将石子淹没，国手虽然照弈不误，但地上水波翻腾，无法看清落子位置，只好如此了。

《沧桑谱》最初是雁南寄给表兄马九段的，马九段阅后认为古今无类，很快就送给《围棋报》、《围棋天地》两种报刊分别发表，同时出版单行本，由他作序，叙述国手简历。对棋谱本身，马九段只泛泛赞叹为伟大的杰作，没有细加讲解，这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一个月后，日本几乎所有的棋类报刊都部分转载了《沧桑谱》，并且也出了单行本。又一个月后，早已隐退的吴清源先生发表评论，称颂《沧桑谱》得道家真趣，入逍遥之境，无为而无不为。从境界上看，棋谱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后半盘，正像中国传统山水画里的留白，魅力无穷。吴先生最后追忆了国手年轻时的音容笑貌，说人世沧桑而棋道恒一。此后，《沧桑谱》的棋风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“逍遥流”，模仿研究者日众。短短几年，《沧桑谱》已有 20 余种版本，见仁见智，众说纷纷，恐怕要成为棋坛的《红楼梦》。

给《沧桑谱》抹上最后一笔悲剧色彩的人是刘白。《沧桑谱》轰动之时，正是他身陷囹圄之日。这之间冥冥中的联系，确有点玄。

七

也就是期待棋癡子重新出现的某日，刘白从老柳树下毫无目的地往北走去，进入一片新盖的居民区。这地方他没来过，所以免不了东看西看。忽然一个5岁上下的小女孩吸引了他，他觉得那女孩长得清秀，幼稚可爱，长大一定很动人。小女孩一个人立在日光下，一只小手很有兴味地按着另一只手心揉搓。揉一会儿，撮起手心里的东西眯眼细看，刘白看见小女孩玩的原来是一粒棋子，白的，那白子质地清纯，磨得柔嫩滋润，仿佛透明，又不反光，很不同于通常的棋子。好像妇女颈上卸下的玉制饰物。刘白来了兴趣，就过去问，小朋友，你手里玩什么好东西呀？

小女孩见刘白满脸笑容，吃吃说，棋子呀。

真好看，给叔叔看看好吗？

小女孩大方地将棋子塞给刘白，刘白揉揉看看看看揉揉，确定是粒玉制棋子，喜不自禁，马上联想到棋癡子失踪多年的祖传之物，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出现了，那么棋癡子失踪肯定和棋具有关，他一定也是发现自己的传家之宝而去追寻了

.....

叔叔，叔叔，你也喜欢棋子吗？

刘白激奋得忘了身边还有小女孩，赶紧说，喜欢，喜欢极了，告诉叔叔哪里来的？

自己房间里捡的。

还有吗？

没有了，就一粒。

送叔叔好不好？

你给我买泡泡糖。

好。

再买一辆小汽车。

好。

小女孩高兴得拍手大叫，爸爸，爸爸，有个叔叔给我买泡泡糖还买一辆小汽车，我不要你买了，爸爸，爸爸，坏爸爸。

屋里的爸爸说，是哪位叔叔，不许买。

不许你管，是位新叔叔。

那人听说新叔叔，从屋里出来，朝刘白不知所以地笑笑。小女孩过去说，这位叔叔要我送他棋子，他给我买小汽车。

刘白说，这棋子很漂亮，你一定也是个棋迷吧？我叫刘白。

你就是刘白？久闻大名，听说你棋下得很好。

见笑。能否把你的棋具借我看看？开开眼界？

其实也很平常。那人进屋去端了两盒围棋出来，塑料罐子装的，刘白掀开一看，是随处可见的磨光玻璃制品，说，不是这副，跟这粒棋子不一样。

我就一副棋。那人看看刘白手上的白子，确实比盒里装的可爱得多，就沉默了。

你听说过没有？广场上的棋疯子有副祖传的棋具，白子是白玉磨的，黑子是琥珀磨的，价值连城。

的确听说过。

刘白夹起白子目光逼人，说，这粒白子就是白玉磨的，就是那副棋子中的一粒。

那人听了勃然大怒，指着刘白骂道，你的意思是我抢了棋癫子那副棋具？岂有此理，血口喷人？那人恶恶地一把夺过刘白手上的白子，走回屋去，出来“砰”地一声关门，抱起立在一旁发傻的小女孩，理也不理刘白走了。

刘白自语道，哼，你不要装模作样，你走得正好，看我搜出那副棋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。刘白哼完就去敲门，确证里面无人，寻了一块铁皮当工具，弄开门，进入房间，反锁了房门，翻箱倒柜折腾半天，撬开所有锁着的柜子和抽屉，却是不见棋癫子的祖传之物。刘白搜寻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，对着被他捣腾得乱七八糟的房间骂，活见鬼，藏哪里去了？

刘白拿了那粒玉磨的白子赶回家里，心急火燎向雁南叙述了整个过程，雁南听了脸铁青道，天下真有你这样的笨蛋，你不知道你在犯罪？

刘白说，做也做了，先不想这些。我猜测这里面隐藏着一件骇人听闻的谋杀案，棋癫子失踪绝对和棋具有关，他发现后一定想方设法拿回，那人心狠手辣，把他杀了，并且毁尸灭迹，棋癫子肯定完了，围棋史上最伟大的大师遭人谋杀了，真令人痛心疾首。

雁南说，走，我们上公安局去。

刘白庄严地向警察讲述了事情经过和自己的推理，义正词严要求他们侦破国手失踪案，以告慰国手于泉下。警察听后也像雁南一样问，你不知道你在犯罪？

平时知道，当时忘了。

你讲的基本属实，那人已经报案了，说你还拿走了 3 千元钱，你拿没有？

没有。房间里好像是有钱，不过我没注意，我只拿了一粒棋子。刘白把白子交给警察，补充说，这是重要线索。

好了，国手失踪我们会立案侦破，谢谢你的合作。但很遗憾，你已经触犯刑律，我们必须把你关起来。

好。我再声明一下，钱我没拿。不能污人清白。那人怎么这样下流，居然诬告我偷钱？

现在还不能证明你没拿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

刘白被带进监牢，进门先闻到一股浓重的厕所味儿，被熏得感冒似的打了一个喷嚏。他看见犯人都把光头埋在腿弯里默不作声。警察锁门走后，忽的一人冲上前来，朝他劈头盖脑就是一拳，打得他嘴里涌上腥味儿。他舔了舔嘴唇茫然地看他们哄笑，其中一人眼珠子一轮，又有 3 人同时窜上，二人按了臂膀，一人在他身体上下乱搜，搜完了，下作地朝他胯下不轻不重捏了一把，大家又是哄笑，笑足便审问犯人般要他交待“进宫”经过。刘白让他们惹得恼火，说等我有兴趣时再说吧。也好。大家说着先后伸出臭脚泡入一个脸盆互相铲，铲了片刻，一人端了洗脚水迫他喝下，刘白见洗脚水墨黑，一层油垢厚积着，气味逼得人要吐，才体验到监狱为什么恐怖，就明智地改变态度，笑道，这个怎么能喝？

不能喝才要你喝，这是规矩。

免了吧，大家都是难兄难弟，何必这样，我给诸位讲个故事，怎么样？

先讲吧？

大家要不要听下棋的故事？

谁要听！讲操×的，讲得好可以免喝。

男女之间的荤话，刘白有很多现成的，以前当作家时，文人相聚经常说这些逗乐。刘白挑了几则含蓄而又充分体现中国人幽默感的说了，这方面犯人悟性都好，大家听了相当满意。刘白出狱后说，后来大家就患难与共了，倒也蛮有意思。

刘白交给警察的那粒白子，经过科学检测，证实是磨光玻璃，并非白玉制品，只是经小女孩揉搓，色泽起了变化，感觉上确乎像玉。重要线索如此谬误，刘白因此入狱的国手失踪案也就不了了之。后来刘白也反省说，当时自己可能有点走火入魔，忘了棋疯子早已不用棋具，即便发现了自家祖传之物，也未必会在意。把国手失踪假设为骇人听闻的谋杀案，恐怕只能存在侦探小说里。

八

刘白入狱后，不断受到审讯的是那 3 千元钱，这使他感到受辱，时常要跟审讯者吵起来。3 个月后，被刘白搜家的那人上公安局说钱找回了，掉在柜子的夹缝里，这才真相大白。

刘白出狱那日，天下了大雪，有许多人早早立在薄薄的雪地里，准备迎接他。雁南抱了孩子站在看守所的铁门前，雪花一阵紧一阵落到他们身上。7 点 30 分，刘白光着一个脑袋出来，大家见着都默笑了，刘白见那么多人看他默笑，有点尴尬。雁南上前接着，说受苦了吧？雁南便催孩子叫爸爸快叫爸爸，孩子怯怯地看着刘白，往雁南怀里躲，刘白伸嘴去

亲了一口，正想抱他，孩子就哭了。刘白讪讪道，认不得老子了？说着转向大家，大家就纷纷围拢来问寒问暖，刘白发觉圈外还立着一圈陌生的脸孔，不解他们干什么也来接他，又不好意思问，只好先表示感谢，抹抹光头上的雪水说，谢谢大家，有那么多人接，我倒像个凯旋的英雄了，真不好意思。雁南把一件灰色呢大衣披在他身上，又替他戴上一顶绅士帽，刘白形象就改观了。雁南说，你今天最想干什么？

刘白想也不想说，下棋。

好，表兄等你呢，我们走。

他来啦？这么巧！刘白白里透青的脸上很兴奋。

马九段是雁南个人邀请的，好让刘白一出狱即和表兄对上一局，以慰狱中的苦辛，后经中国围棋协会和当地政府的参与，场面就变得空前隆重了。由于《沧桑谱》震撼棋坛，棋癡子又不幸失踪了，人们就把荣耀都加到刘白头上，安排在出狱那天，有同情的意思，也是雁南的用心。这是他当时不知道的。

刘白走进体委会议室，发现里面坐满了当地党政头面人物，而毫无下棋的意思，吃惊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雁南说，大家欢迎你呢。正惶惑间，表兄前来握手，说又见面了，祝贺你。接着市委书记握手接着市长握手，刘白手伸外面只觉得发僵，接着被热烈地推上主席台就坐，市委书记吹吹话筒宣布会议开始，接着市长代表当地政府致词。刘白不知所措地坐在主席台上，迷迷糊糊耳朵似乎漏风，只嗡嗡听得有人鼓掌有人说话，却不清楚说什么，等他逐渐清醒过来，适应了这种气氛，已是马九段在讲话了。马九段说，众所周知，没

有刘白，就没有《沧桑谱》，刘白对围棋事业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，有鉴于此，他代表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刘白杰出贡献奖。授奖毕，主持人市委书记请刘白发言。刘白持着话筒，见那么多人那么严肃地听他说话，突然觉得无话可说，将话筒送回去，说免了吧。市委书记又将话筒送回来，说不能免，讲几句。刘白只得应付，清清嗓子说，真是受宠若惊，一小时前我还是囚犯，想不到现在坐在这里，好像很荣耀，谢谢大家。

散场后，刘白发牢骚说，莫名其妙，下棋就下棋，搞什么名堂？

雁南说，还怕没棋下？要不要让子，你想想。

刘白掀开大衣掏出一团纸揉开，说，这是我在狱中画谱自搏的棋谱，拿给表兄看看，他知道要不要让子。

马九段和刘白对局，虽然是纪念性的，只表示友谊，不是正式比赛，但当地体委为了尊重马九段，完全按照正式比赛的规格，有裁判有记录，还挂盘以满足棋迷兴趣，惟一缺憾的是因为缺乏合适人选，没有讲解。照雁南的意思，马九段原准备授二子，实际上是一盘指导棋。刘白拿来棋谱，马九段说，看看也好，知己知彼。5分钟后，马九段脸上现出惊异的神色，改变主意说，我们猜先吧。

刘白说，好。

这盘棋刘白幸运地猜到黑子。他突然觉得对局室有点热，脱了帽子露出光头朝表兄笑笑，礼节性地将一颗黑子放到对方星位上。

马九段看看刘白，然后视线缓缓上升直到天花板，习惯

性地支起双手托住下巴，旁若无人地进入沉思，跟雁南描述的他小时下棋模样无异。这确是大棋手才有的风度。刘白感到心里发紧。17 分钟后，马九段伸手摸子，以他拿手的小目开局。事后马九段说，这段时间他脑子里盘桓着刘白狱中画谱自搏的形象。

马九段一起手就长考，自然给对局造成异常紧张的气氛。但是接着两人却意外地落子如飞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就下了 50 手，这或许是一种心理战术吧，你快我也快，很是胸有成竹。至 54 手，马九段率先停下长考，马九段又手支下巴，眼珠子朝天，手指间却不停地玩弄着一颗白子。这手棋马九段用去两个小时，外面的棋迷见里面久不落子，就前前后后赶回家吃饭，纷纷说刘白确是怪才，能逼得马九段这样长考就不得了了。

这漫长的两个小时，刘白脱离了棋盘，拿过记录的棋谱一动不动伏那里看，光头上袅袅地冒出热气。他又回到了画谱自搏的状态，忘了是跟马九段对局，不觉间，伸出食指用指甲在谱上划了一圈。这个细节马九段没有看见，他们一仰一俯，谁也不看谁。两个小时后，马九段从容地把白子下到盘上。记录者诧异地发现马九段的 54 手，正好落到谱中刘白划的圈内。

马九段和刘白对局，人们原以为胜负是不言而喻的，可看的只是过程，现在居然出乎意外地不分伯仲，立时兴趣倍增。挂盘本来放在会议室里，下午人越聚越多，不得不动移到体委大楼门前的空地上。这时雪止了，大家立在雪地上不断地跺脚驱寒，很快把积雪给跺烂了，稀里糊涂汪汪一片，大

家就不断跺着一汪污水看棋。进入中盘，局势越发微妙，马九段已经读秒，落子飞快，却接连施放胜负手，显示了马九段深奥的功力。现在是考验刘白的时候了。很长时间黑子没有动静，大家都静场翘首以待。这时，人缝中挤入一人，很突兀地大声问：刘白是不是在这里下棋？大家别转脸看，正要发话，那人又大声说，他的电报。雁南说交给我吧。那人急急把电报递给雁南，表情晦涩一言不发就走了。

电报是刘白老家打来的，说母丧速归。雁南捏了电报只是发木。大家便问怎么回事，雁南说，没什么事。这时，刘白下楼来小便，人群自动闪出一条路来，刘白毫无表情地穿过积水，到外面雪地上，也不管是否有人看见，掏出小东西嘶嘶一会儿，又毫无表情回去，雁南默默地跟他上楼，到走廊拉住刘白沉痛地说，刘白，刚接到电报，你母亲过世了，怎么办？雁南见他木木的没有反应，又说，你母亲过世了，怎么办？刘白喉咙滚动咕噜了一下，好像咽下一口痰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失血的脸孔毫无表情地朝对局室走去。

刘白关了门，若无其事坐到棋盘前，又想了一个小时，才沉重地将黑子按到盘上。这手棋他用了两小时 13 分，此后两人都进入读秒，弈至 264 手，马九段见刘白读秒也不出错，吸一口长气，气度不凡地投子认输，说，差半目。刘白手里捏着黑子，闭了眼睛，坐那里木然不动，脸上现着哀伤的神色，马九段觉得惊异，谁赢了棋都喜形于色，他怎么反而悲伤？细看刘白眼皮缓慢地鼓胀着，有两颗泪珠子鼓破眼皮即将滑落，马九段以为他大喜大悲，欣喜道，好，有风度。我为棋坛增添你这样的奇才而感到衷心的高兴。你的棋师承《沧桑谱》，

又有独创之处，动极静极，自成一派，前途不可估量。马九段说到此处，听得刘白喉管咯咯作响，以为他要说话，就做凝神静听状，不料刘白却抱了光头大哭起来，泪珠子不断线地滚到棋盘上。这时雁南闻声进来，扶了刘白，含泪说，表兄，两个小时前接到电报，他母亲过世了，我在外面告诉他，你不知道。

马九段静观刘白，肃然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棋士啊。